



文学
咖啡
厅



卡夫卡 文学代表作

Franz kafka

[奥]弗兰茨·卡夫卡 ■ 著 叶廷芳 ■ 等译



九州出版社
JIUZHOU PRESS



卡夫卡文学代表作

[奥]卡夫卡 / 著

叶廷芳 / 等译



文学咖啡厅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卡夫卡文学代表作 / (奥) 卡夫卡著; 叶廷芳等译.
北京: 九州出版社, 2006. 9
(文学咖啡厅)
ISBN 7 - 80195 - 527 - 7

I. 卡… II. ①卡… ②叶… III. 文学—作品综合集—奥地利—
现代 IV. I521.1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109299 号

卡夫卡文学代表作

作 者 [奥] 卡夫卡著 叶廷芳等译
责任编辑 王立柱
责任校对 刘晓艳
出版发行 九州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阜外大街甲 35 号
邮政编码 100037
发行电话 (010) 68992190/2/3/5/6
网 址 www.jiuzhoupress.com
电子信箱 jiuzhou@jiuzhoupress.com
印 刷 北京市毕诚彩印厂
开 本 720 × 1020 1/16
印 张 31.75
字 数 465 千字
版 次 2006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6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 - 80195 - 527 - 7/I · 317
定 价 46.00 元

卡夫卡



出版前言

弗兰茨·卡夫卡（1883～1924年），出生在奥匈帝国统治下的布拉格一个犹太商人家庭，因此有人说他是奥地利人，也有人认为他是捷克人，他被赞誉为二十世纪文学巨匠，现代文学的始祖。

然而，他在生前却籍籍无名，只发表了一些中、短篇小说，他对自己的长篇小说要求极严，迟迟不肯发表，甚至在他病逝前不久，还嘱托好友希罗德将他的作品付之一炬，幸亏布罗德违背了他的意愿，把他的遗作保存下来，并加工整理出版。

近几十年来，人们从各种不同角度去探讨卡夫卡的作品，在文学研究中形成了一门新学科：“卡夫卡学”。在推崇他的人中，有萨特、加缪、贝娄、杜伦马特等，有人说，“如果要举出一个作家，他与我们时代的关系最近似但丁、莎士比亚和歌德与他们时代的关系，那么人们首先想到的也许就是卡夫卡”，“他（卡夫卡）毫无疑问属于世界散文作家中最伟大的人物之列”……

但卡夫卡及其作品仍然是个谜，评论家们有人认为他是虚无主义者，有人说他是荒诞派的代表，有人认为他接近于超现实主义，有人说他是象征主义；就他的哲学观来看，又归属于存在主义，最后人们说他和他的作品独树一帜，自成一格，根本不属于任何主义，迄今，大多数评论者则认为他还是属于现代派文学中的表现主义作家。

他的主要长篇代表作《审判》，是继第一部《美国》之后的第二部长篇小说，情节荒诞离奇，时间地点模糊不清，这部小说是卡夫卡独特的艺术表现方法形成的标志，已具有了浓厚的“卡夫卡式的”艺术特色。《城堡》则是他的第三部也是最后一部长篇小说，一

般评论家认为，它更具卡夫卡的特色，它在描写的抽象化方面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在反映社会生活和表现社会情绪的方式上，也堪称典型的“卡夫卡式”的小说。本书因篇幅限制，仅选了这两部长篇的部分章节，以导引读者初步了解之后去读全篇。

卡夫夫的中短篇及随笔占其作品的大部分，中篇小说《变形记》在西方广为人知，其他如《判决》、《在流刑营》、《乡村医生》和《饥饿艺术家》等，都是非常著名的作品。小小说中许多名篇如《小寓言》、《集体》、《陀螺》、《敲门》等，虽文字少，却耐人寻味，其标题大多是好友布罗德在出版时加上的。随笔中我们选了卡夫卡自己生前从他的笔记中选出来并编了序号的箴言；在书信中，他的一篇《致父亲》，让读者体味到一个青年对教育、家庭与人生的深刻思考。

本书基本包含了卡夫卡最具代表性的作品，为便于读者阅读和理解，编辑中对部分篇章的内容加了注。此书编成得到著名翻译家叶廷芳老师的鼎力帮助，在此对他及其他翻译者的支持表示感谢。

九州出版社

2006年8月



以往我不能理解，为什么我的提问
得不到回答；今天我不能理解，我怎么竟会相信能够提问。但我根
本就不曾相信过什么，我只是提问罢了。

——弗兰茨·卡夫卡



目 录

一、小 说

1. 长篇节选..... 3
 审判 / 3
 城堡 / 49
2. 中短篇小说 107
 判决 / 107
 司炉 / 117
 变形记 / 141
 在流刑营 / 183
 在法的门前 / 207
 乡村医生 / 208
 猎人格拉布斯 / 214
 为某科学院写的一份报告 / 218
 一只杂交动物 / 226
 一条狗的研究 / 227
 饥饿艺术家 / 255
 地洞 / 264
3. 小小说..... 293
 一道圣旨 / 293

- 桥 / 294
开小差的狗 / 295
豺与阿拉伯人 / 297
徒费口舌 / 300
权力与女人 / 303
奇怪的动物 / 306
猛禽 / 310
陀螺 / 311
小寓言一则 / 312
十一个儿子 / 312
凭窗闲眺 / 316
杀兄 / 317
一个梦 / 319
邻居 / 320
敲门 / 322
集体 / 323
出发 / 324
论比喻 / 325
临街的窗 / 326
考验 / 326
舵手 / 327
荆棘丛 / 328
回家 / 329
算了吧 / 330

二、箴言与随笔

- 对罪愆、苦难、希望和真正的道路的观察 / 333
八本八开本笔记 / 360
“他”——内心的独白 / 381



三、书信、日记

致父亲 / 393

二十四篇日记 / 432

四、谈话录

谈话录 / 443

附录 494

卡夫卡著作年表 / 494

卡夫卡



文学咖啡厅

一、小说



1. 长篇节选

审 判

内容简介：《审判》是卡夫卡遗著中最先问世的一部长篇小说。这部作品几乎是卡夫卡观念世界具体化的基石，而随后出版的《城堡》可说是《审判》的延伸。

《审判》的故事很简单：主人翁约瑟夫·K有一天早晨莫名其妙地被捕了。但他并未完全失去行动的自由，他照常上班、谈恋爱，而为了追查他被捕的理由，反而逐渐陷入精神上不自由的境地，一步一步走向昏乱而被胁迫的阴影。故事并没有峰回路转的余地，一切都在神秘中进行，终于他接受判决。可是，法庭上的审判似乎也没有一定的程序，他的罪名到底如何，仍然无法澄清。他又继续生活下去，突然有一天晚上，两位身份不明的男子把他带到郊外，用私刑把他解决了。

第一章 逮 捕

一定是有人陷害约瑟夫·K，因为他并没有犯错，却在某天早晨被捕了。女房东葛鲁巴太太的厨子，每天早上八点钟光景，要给他送早餐来，今天却没有。真是奇怪。K等了一会儿，从枕头上睨视望出去，住在对面的老太婆，常常很好奇地窥探他。他实在又纳闷



又饥饿，就按铃了。立刻有人敲门，进来了一位男人，公寓里从来没见过他。他瘦长，却蛮结实，穿着一件合身的黑服，好像旅行装，各种各样褶线、口袋、环舌和钮扣，还有一条腰带，因此，即使不明白作用何在，看来也知道很是实用。“你是谁？”K问，从床上半坐起来。可是那男子没答腔，好像他进来是理所当然的事，他反问道：“你按铃，不是吗？”“安娜该给我送早餐来。”K说，试图不动声色地注意并考量一下，究竟来者是何许人。可是这位仁兄不再盘问他，却向房门走去，门开了一小缝，他向站在门后的人说：“他要安娜给他送早饭。”隔壁立即传来一阵笑声，从那声音很难确定，有多少人在。虽然这位陌生人也未得到什么指示，如今却用一种确定的口吻对K说：“那没办法。”“这就奇了。”K说着，从床上跳起来，急忙穿上裤子。“我倒要看看，隔壁是些什么样人物，这样乱七八糟，看葛鲁巴太太怎么对我解释。”霎时，他想到，不必要这样大声叫嚷，这样做无疑承认了那陌生人的监视权利，不过如今都显得无关紧要了。那陌生人好像对他了若指掌，他说：“你不爱留在这里？”“你又没有自我介绍，我不爱留在这里，也不高兴和你说话。”“说得好。”陌生人自动地把门打开。K慢慢踱进隔壁房内，乍见，和前夕完全一模一样。这是葛鲁巴太太的起居室，也许这间平时摆满了家具、地毯、瓷器和图片的房间，今天显得有些空旷，异于往常。谁都可以看出异样，最大的改变是，有一位大汉在场，他捧着一本书，坐在敞开的窗口，现在他抬起头来。“你应该留在你的房间里！富兰兹不是对你说过了吗？”“对，你要怎么样？”K说，回头看看那位富兰兹，他还站在门边，接着转身走了。透过敞开的窗子，可以再看到那位老太婆，她确实有好奇的老毛病，如今走进对面的窗口，为了可以一览无遗。“我最好找葛鲁巴太太——”K说，移动一下，当 he 要从两人中间穿过时，他们依然离他远远地站着，于是他继续向前走。“不行，”窗边的那人说，把书丢在小桌上，站起来：“你不能离开，你被逮捕了。”“蛮像的。”K说，“为什么？”他又问。“我们没有奉命向你解释。回到你的房里等着。反正已经起诉，一切静候法律裁决。这样坦白对你说，已经是超出我的职责了。不

卡夫卡



文学咖啡厅

过，希望除了富兰兹外，没人听到才好；富兰兹自己也违反规定，任你自由行动。如果今后你运气也这么好，碰上一位好看守的话，那么你就放心不会吃亏了。”K想坐下来，但是除了靠窗的一张沙发椅子外，整个房间里，没有一个座位。“你马上就会明白，我们说的都是实在话。”富兰兹说着，同时和另外那个人向他走去，尤其是那个人，抢到K的前面，频频拍着他的肩膀，两人同时检查K的睡袍，并说，他现在必须换件差一点的衣服，这件睡袍以及其他贴身衣裤，他们会替他保管，一旦案子对他有利时，那么以后这些衣物都会原璧归返。“交给我们总比缴到库房里好得多，”他们说：“库房常常遭小偷，此外，每隔一段时期，他们就把所有存物卖掉，也不管案子结了没有。而你根本不知道案子会拖多久，尤其是最近！当然，最后你可以从库房拿回一点钱，但那一点钱少得可怜，因为出卖时，是看谁红包出得多，来做决定，而不是看谁价钱出得高。还有，大家都知道，一手转一手，一年拖一年，那些钱就愈变愈少了。”K不大留心他们的话，对于他还可以拥有的财物，提出任何处分权利，他是不寄以厚望的；何况了解他的处境，才是当务之急。在场的这些人，他一点也不在乎，那第二个看守——他们也不过是看守罢了——的肚子一直向他客气地抵撞过来，他抬头看到这肥胖的身躯，长着一副颇不相称的干瘪的脸庞，大鼻子歪向一边，好像要脱离脸部去和旁边的看守打交道似的，他们是何等人物呢？他们到底说些什么？他们是哪一个机关的？这里是法治国家，一片升平气象，一切要遵循法律，谁敢随便到K的房子里抓人呢？他常常打如意算盘，等到大事不好了，才肯相信，一切已迫在眉睫，又不能妥善地准备应付的能力。在他看来，这些都不是真的；无疑的，全部是开玩笑，野蛮的玩笑，莫名其妙；也许因为今天是他三十岁生日，银行里的同仁故意安排的，这当然有可能；也许只要他冲着这些看守的脸大笑，他们也会附和着笑起来吧；也许他们是街上的苦力，看来真像——从他第一眼看到那看守富兰兹，就下定决心，即使最微不足道的利益，此刻也不能放手，让这些人得去。以后别人大概会说他不解风情，K要冒这么一点险，不过记得清清楚楚——虽然并非

常事，总是吃一次亏，学一次乖——有几次，也不是要紧的事，他故意不听朋友们的劝告，漠视可能的后果，一意孤行，结果花了很大的代价。不能再重蹈覆辙，至少这一次；如果这是一场喜剧，他愿演到底。

不过他还自由自在。“对不起。”他说，急忙从那看守中间穿过，走向他的房间，“看样子他蛮讲道理的。”他听到身后有人这样说。回到房间里，他立刻拉出书桌的抽屉，还是秩序井然，但一时慌张，就是找不到身份证。最后总算找到自行车执照，就想拿着去找看守，但似乎太轻举妄动，于是他继续翻寻，又给他找到出生证。当他再要进隔壁的时候，对面的门却开了，葛鲁巴太太走出来。他只见她一眼，她还没来得及认清是 K，显然很尴尬地，急忙道歉打扰，闪身不见了，接着极端谨慎地关闭了门扉。“请进。”K 只来得及说这一句。如今，他拿着那些证件，站在房子中间，发呆地望着那门，没有再打开，直到被看守的唤声惊醒，他们坐在窗前的桌子，当 K 回头看他们时，正好吃完早饭。“她怎么不进来呢？”他问。“不准许，”那大个子看守说：“因为你已经被捕了呀！”“那么我是怎么被捕的呢？而且这样莫名其妙？”“你又要从头来一次吗？”那看守边说，边撕下一片涂牛油的面包，浸在蜜罐里：“我们不答复这种问题。”“你将非答复不可，”K 说：“这是我的身份证件，现在你们的拿给我看，尤其是拘票。”“哦，老天！”看守说：“你好像还不明白你的处境，实际上，在你所有朋友当中，我们是最支持你的！你别找我的麻烦！”“这是实话，你要相信。”富兰兹说，手中的咖啡杯不凑近唇边，却用意味深长，而令人莫测高深的眼光，看着 K 好一阵子。K 不情愿面对着富兰兹说话，他拍着证件说：“这是我的身份证件。”“证件干我们什么事？”现在那大个子看守吼起来了。“你比小孩子还糟糕，你到底要怎样？你以为和我们看守争论身份证和拘票，你这件该死的大审判就会马上结案了吗？我们是小职员，搞不清楚你的证件，对你的案子也无能为力，只是一天看住你十个小时，为此领薪水。我们不过如此而已。但我们很理解这个事实，就是说，我们的上级发布逮捕令的时候，对逮捕的理由和对象，一定弄得很

清楚。不会弄错的。据我所知，我们的上级，我所知的只是地位最低的上级，不会随便在平民中去抓犯人的，除非法律判他有罪，而且必须要派我们看守出来，这就是法律。什么地方不对？”“不懂这种法律。”K说。“你愈来愈差劲啦。”看守说。“而且只有你的脑筋里才有。”K说，想说服看守，扭转局势对他有利，或者使他们对他的好感。可是看守仅用冷淡的口吻说：“你会了解的。”富兰兹打断他的话说：“你看，魏廉！他承认不懂法律，同时又强调他的无辜。”“你说得对，谁也没办法使他弄明白。”另外一个说。K不再答腔，他想：我一定要和这些可怜的下人啰嗦吗？——他们自以为是。他们天南地北乱扯，其实，根本不知所云。唯有愚蠢，才使得他们自大。和我一样明理的人，说几句话，就会真相大白，省得和这些人讲一大堆废话。他在房间里的空地上几度来回踱步，对面，他看到老太婆，拉扯着一位更老的白发公公的腰带，把他硬拉到窗口来。K想应该结束这次闹剧了：“带我去见你们长官。”他说。“没有他下令，不行。”那个叫魏廉的看守说：“现在我劝你，”他又说：“到你的房间去，安静地等待发落。我们劝你，不希望你空思妄想，分散精力，但愿你聚精会神，对你有大用处。你对我们，还没有我们待你那么好。你忘了，不管怎么样，我们和你比起来，至少我们是自由之身，而这连一点小小好处都沾不上。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心照不宣，只要你有钱，可以替你到对面街上的咖啡店去弄一点早饭吃。”

K不吭气，又默默地站了一会儿。要是他打开隔壁，或者是前厅的门，也许他们两位根本不敢阻止他，也许这是最简单的解决办法，走极端。但他们也可能把他抓起来，这样一来，他现在还占有的一点优势，就会前功尽弃了。因此，与其速战速决，不如顺其自然，所以他回到自己的房间，一声不响，看守也不再唠叨。

他躺在床上，从盥洗台拿出一粒上等苹果，这是昨天晚上特地为早餐准备的。如今这就是全部的早餐了，但无论如何，当他咬过几口后，可以确定比看守好意要为他叫来的脏咖啡，要强得多。他觉得舒服而且很有自信，银行里面上午的工作要耽误了，可是好在



他的地位比较高，还可以通融。他请假时，要提出真正的理由吗？他在考虑讲实话。如果他们不相信的话，这是可以想像得到的。那么他可以找葛鲁巴太太当证人，还有对面那两位老人，他们此刻大概又盘踞在窗口了吧。K感到奇怪，至少看守的想法令他讶异，他们让他单独留在他的房间里，则他大有可乘之机自尽。同时，他又反躬自问，以他的想法，他有什么理由这样做。难道因为他们两位坐在隔壁，抢走了他的早餐？为此自尽，未免太可笑，即使他情愿生命不要了，也不甘为此无聊事出此下策。如果不是看守笨得不明此理，那么就是同样理由，他们也认为放他独处，并无危险可言。现在他们很逍遥自在地看着他，往壁橱走去，那里他放着一瓶好酒，第一杯，他一干而尽，补偿早餐之不足；他喝第二杯，提神壮胆，这一杯是预防难以预料的突发事件的必要措施。

隔壁大吼一声，使他胆战心惊，牙齿碰得杯子卡卡响。“督察叫你！”只有这种喊声会使他惊悸，短促、有力、军式口令般的，他绝不相信富兰兹有这种功力。他倒很欢迎这项命令。“遵命！”他喊回去，关了壁橱，立刻匆忙到隔壁去。两位看守站在那里，好像理所当然地，又把他逐回他的房间。“你怎么搞的？”他们叫起来：“你穿衬衫就想见督察了？他会修理你，我们也要陪你挨揍！”“别管我，他妈的！”K哇哇大叫，已经被逼回到他的衣柜前。“从床上把我吵起来，还要我穿得整整齐齐呵。”“那没有办法。”当K叫嚷时，一直静默不语的看守开口了，有点同情味道，因此使得他迷糊，也有点清醒。“这种礼节真笑话！”他依然口出怨言，可是已经从椅子上拿起一件上衣，两手撑开一会儿，好像要征求看守的许可。他们摇摇头。“一定要穿黑服。”他们说，K把那件衣服丢到地上，说——他自己也不明白，他说话的分寸——“这又不是大审。”看守开颜了，笑嘻嘻的：“一定要穿黑服。”“要是这件事能早点了结，无所谓。”K说，自己打开衣柜，在一大堆衣服中找了好久，选了一件最好的黑服，短上衣，式样高雅，熟看了也不免会有耳目一新之感，接着另外又挑衬衫，小心翼翼地穿着起来。他私下想，赶快把整个事情料理完结，因为看守忘了要他沐浴。他暗中注意，是否他们会

